

欽定元史

卷二百

二十六

元史卷二百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八十九

釋老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于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觀矣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相傳自其祖
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
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
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
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
世祖卽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
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
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
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
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

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關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

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爲之塑像云亦憐真嗣爲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答兒麻八剌乞列嗣二十三年卒亦攝思連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刺斯八幹節兒嗣成宗特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元貞元年又更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輦真監藏嗣又明年卒都家班嗣皇慶二年卒相兒加思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兒監藏嗣泰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玉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

天歷二年以輦真吃刺失思嗣八思巴時又有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之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卽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遄愈賜與甚

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盃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其後又有必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刺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受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

金刻字爲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
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
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
司閱其物色與所賫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
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爲神悟云授開府
儀同三司仍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餼
俾得以養母焉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愛護持
且命爲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
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二年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
等謀爲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

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
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元起
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
民獷而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
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
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
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
命與詔勅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
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
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

每帝卽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尙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

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
遂尙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
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
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
璉真加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
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
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
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
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
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

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朴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刺妃忽秃赤的斤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秦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

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值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

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
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四華言迴遮也有曰
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嚙朶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
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刺朶四華言迴遮
施食也有曰典朶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
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
帝主也有曰撈思江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
赤思古林撈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
刺察坐靜華言秘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
也有曰古林朶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

歇白咱刺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
有曰覩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收札沙刺華言
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
般若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闍
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且八迷屯華言
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
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
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
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
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

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寶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麩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追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

方輿卷二百一 五
作奸之徒夤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爲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丘處機登州栖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子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赦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

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爲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蹠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旣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

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踏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

舍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處機之四傳有曰祈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爲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志誠

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尙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是對曰祈真人世祖歎異者久之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

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
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
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嘗命取
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劔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
不知其幾而天師劔印傳子若孫尙至今日其果有神
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二十九年卒子與棣嗣爲三十
七代襲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覲卒于京師元貞元
年弟與材嗣爲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嗜鹽官海鹽
兩州爲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
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

見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錄武宗
卽位來覲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
卽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
成嗣爲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錄如故
其徒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
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
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
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
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
旣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

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卽命留孫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十五年授立教宗師錫銀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尋復陞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尚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將以完澤爲相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進曰

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爲得賢相大德中加號立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陞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又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卽位猶恒誦其言且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立教大宗師刻玉爲立教大宗師印以賜至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歷元年追贈道祖神應真君其徒吳全節嗣全節字成季饒州安仁人年十

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瑠玉蟠螭環一勅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大德十一年授立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寶金冠織金文之服三年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母饒國太夫人名其所居之鄉曰榮祿里曰具慶至治元年留孫卒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立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立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全節嘗代祀嶽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

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
憶其人卽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
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事叵測全節力爲言
于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爲朝廷
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蓋有力焉全節
雅好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推轂
善類唯恐不盡其力至於振窮周急又未嘗以恩怨異
其心當時以爲頗有俠氣云全節卒年八十有二其徒

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

苦節危行爲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者也五傳
而至酈希誠居燕城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
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內出冠服以賜仍給紫
衣三十襲賜其從者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
轄諸路真大道錫銅章二十年改賜銀印二又三傳而
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真
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舊多
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爲人害志清曰是
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
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爲二無少損焉乃徧巡

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
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
面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臥內不起至於道德縉紳
先生則納屣杖屨求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
圖以相傳焉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籙
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
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邸以老
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于
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

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
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事畢居
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叅預國政且又因典瑞
董文忠以爲言世祖喜曰行將及之其後詔太子叅決
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蓋居壽爲之先也

元史卷二百一

元史卷二百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九十

方技 工藝附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歷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適逢時既皆別爲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錄今取其事蹟可見者爲方技

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平陽趙城人金亡徙中山忠良好學通儒家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于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步趨顧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忠良對曰雞卵也果然帝喜又曰朕有事縈心汝試占之對曰以臣術推之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遂遣左侍儀奉御也先乃送忠良司天臺給筆札令秉忠試星歷遁甲諸書秉忠奏曰所試皆通司天諸生鮮有及者詔官之司天帝曰朕用兵江南困

于襄樊累年不決奈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奏請率十萬衆渡江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忠良對曰濟帝獵于柳林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七月十五日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忠良對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八月帝出獵駐輦召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得而

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裘十月有旨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奏曰明年正月當奏捷矣十二年正月師取鄂州丞相伯顏遣使來獻宋寶有玉香爐輟以賜忠良及金織文十疋二月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忠良對曰聖體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賜銀五百兩衣材三十疋五月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浸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和禮霍孫率衆往視之既至山陵如故俄而叛兵大至圍之三匝三日不解忠良引衆夜歸敵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爲神白其事于帝賜黃金十兩八

月以海都爲邊患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十二月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良曰朕幾信讒言罪汝今如汝言汝祀神致禱雖黃金朕所不吝忠良對曰無事於神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十四年八月車駕駐隆興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之食不彼及也今宿衛之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饑竊有怨言矣帝怒答主膳二人俾均其食十五年三月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憲宗生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又清何耶忠良對曰應在皇太子宮矣帝語符寶郎董文忠曰是不妄言殆

有徵也十八年特命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於太廟南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卽勅中書闢道國制十月上吉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麩爲犧牲後如何耶從之遷太常少卿二十年將征日本國召忠良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二十四年請建大社於朝右建郊壇於國南俄兼引進使二十九年遷太常卿夫德元年遷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兼太常太卿十一年成宗崩阿忽台等持異謀將以

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等怒曰制自天降耶汝不畏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從既而仁宗以太弟奉皇太后至自懷州潛與密謀誅阿忽台等武宗既位進榮祿大夫大司徒賜銀印仁宗卽位又進光祿大夫領太常禮儀院事延祐四年正月卒年七十五贈推忠守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獻子天澤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璇業儒父祥師事陵川郝溫兼善星歷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

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國初玉出于劉敏
行省于燕辟祥寘幕下佩以金符時藩帥得擅生殺無
辜者多賴祥以免贈集賢大學士諡安靖德進爲人材
辨幼讀書能通大義父歿益自刻勵尤精於星歷之學
世祖命太保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以選受天文星歷
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侵沴所言休咎輒應
時因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秘書監掌司天事
從征叛王乃顏揆度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
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俄奏言叛始由
惑於妖言遂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

學者仍歲貢有成者一人帝從之遂著爲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帝遣使授皇太子寶德進預在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尅期日無不驗者亦間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卽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金帶宴服都城以荻苫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驟興物必踴貴民力重困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勅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所建明多見於施行尋以病丐閒仁宗時在東宮特令中書加官以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資德大夫中

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卽位命領太史院事力辭不
允以疾卒于位贈推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大司徒柱
國魏國公諡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早
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重之
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
祀南嶽就訪隱逸彧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言康隱衡
山學通天文地理彧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至京
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學大驗授著作
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禮遇殊厚呼以明

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言之十八年康上奏
歲壬午太一理良宮主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
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事于將相十九年三月盜
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
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
利從之嘗賜太史院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
久之乞歸田里優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
十五卒子天祐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貲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時
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

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

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揉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揉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

合而爲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
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
異乃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
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
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
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煮藥而杲適從外來
馮告之故杲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
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
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
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令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

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骹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杲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世云

工藝

孫威渾源人幼沈鷺有巧思金貞祐間應募爲兵以驍
勇稱及雲中來附守帥表授義軍千戶從軍攻潞州破
鳳翔皆有功善爲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獻太祖
親射之不能徹大悅賜名也可兀蘭佩以金符授順天
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從攻邠乾突戰
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吾甲冑計乎
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汝等知所愛重否諸將對皆
失旨意太祖曰能捍蔽爾輩以與我國家立功者非威
之甲耶而爾輩言不及此何也復以錦衣賜威每從戰
伐恐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蒐簡工匠爲言而全活之

歲庚子卒年五十八至大二年贈中奉大夫武備院使
神川郡公諡忠惠子拱爲監察御史後襲順天安平懷
州河南等路甲匠都總管巧思如其父常製甲二百八
十襲以獻至元十一年別製疊盾其製張則爲盾歛則
合而易持世祖以爲古所未有賜以幣帛丞相伯顏南
征以甲胄不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天河間甲
匠先期畢工且象虎豹異獸之形各殊其制皆稱旨十
五年授保定路治中適歲饑議開倉賑民或曰宜請于
朝拱曰救荒事不可緩也若得請而後發粟以賑之則
民餒死矣苟見罪吾自任之遂發粟四千五百石以賑

元史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九
饑民高陽土豪據沙河橋取行者錢人以爲病拱執而
罪之二十二年除武備少卿遷大都路軍器人匠總管
陞工部侍郎成宗卽位典朝會供給賜銀百兩織紋段
五十匹帛二十五匹鈔萬貫元貞二年授大同路總管
兼府尹大德五年遷兩浙都轉運使鹽課舊二十五萬
引歲不能足拱至增五萬引遂爲定額九年改益都路
總管兼府尹仍出內府弓矢寶刀賜之卒于官贈大司
農神川郡公諡文莊

阿老瓦丁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

使徵砲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
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砲豎于五
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段十一年國兵渡江平章阿里
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
悉賴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十七年陛見
賜鈔五千貫十八年命屯田於南京二十二年樞密院
奉旨改元帥府爲回回砲手軍匠上萬戶府以阿老瓦
丁爲副萬戶大德四年告老子富謀只襲副萬戶皇慶
元年卒子馬哈馬沙襲

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與

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既而以功賜銀二百五十兩命爲回回砲手總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襲職時國兵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布伯於北岸豎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鎮國上將軍回回砲手都元帥明年改軍匠萬戶府萬戶遷刑部尚書以弟亦不刺金爲萬戶佩元降虎符官廣威將軍布伯俄進通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賜鈔二萬五千貫

俾養老焉子哈散廕授昭信校尉高郵府同知致和元年八月樞密院檄亦不刺金所部軍匠至京師賜鈔二千五百貫金綺四端與馬哈馬沙造袍天歷三年以疾卒子亞古襲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即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爲像中統元年合帝師八合斯巴建黃金塔于吐蕃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

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祝髮受具爲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對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爲對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載而成見彼土兵難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不遠萬里爲生靈而來耳又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針炙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襍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關鬲脉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

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鑲鐵法輪車駕行
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至
元十年始授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十五年有詔返初服
授光祿大夫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寵遇賞賜無與爲比
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諡敏慧子六
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臈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
赤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元字
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
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
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

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宮女爲妻命以官
長其屬行幸必從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
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
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
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
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
士大夫觀者咸歎異焉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私人罕得
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卿以壽終
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上髹帛儼然成
像云

乾隆四年校刊

七
卷
二
三
三
可
學

一
三
一

元史卷二百三

元史卷二百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九十一

宦者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爲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爲於其間雖或

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奄豎遭遇世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于篇

李邦寧字叔固錢塘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蕃語卽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卽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

武宗立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
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
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
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
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
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
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
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爲華侈
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
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

言無不爲後世法一子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歛培怨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遙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祿大夫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卽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爲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曾祖頤贈銀青光祿大夫司徒諡敬

懿祖德懋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諡忠獻父撝贈太保開
府儀同三司諡文穆仁宗卽位以邦寧舊臣賜鈔千錠
辭弗受國學將釋奠敕遣邦寧致祭于文宣王黠視畢
至位立殿戶方闕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
底鐵鐫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
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仁宗爲皇太
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
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
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
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仁宗卽位左右咸請誅之仁

元史卷之三十四 列傳
宗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朴不花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爲依倚及選爲宮人有寵遂爲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闖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藉不花欲要譽一

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千錠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算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以爲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舁負相踵旣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爲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

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荅二十年太平乃罷去而獨搠思監爲丞相時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爲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聞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百官趣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爲國大蠹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讓等乃劾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

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爲言於帝令二人皆辭退而祖
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
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臣藩鎮乘之
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內陛下誠思之
可爲寒心臣願俯從臺諫之言將二人特加擯斥不令
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此
二人始將士孰不効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可全而有
以還祖宗之舊若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將不可制臣寧
餓死于家誓不與同朝牽聯及禍語具陳祖仁傳會侍
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

賂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長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爲國家禍者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爲可畏法度爲不可犯政治脩而百廢舉矣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爲雍王遣歸國已而復以不花爲集賢大學士崇正院使皇后之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字羅帖木兒軍中是時搠思監朴不花



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
畀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爲孛羅帖木兒所殺事具擲
思監孛羅帖木兒傳

元史卷二百四

元史卷二百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九十二

姦臣

古之爲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故孔子修春秋於亂臣賊子之事無不具載而楚之史名檮杌皆以戒夫爲惡者使知所懼而不敢肆焉後世作史者有酷吏佞幸姦臣叛逆之傳良有以也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畧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姦巧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

元史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
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槩亦或散見於
實錄編年之中猶有春秋之意存焉謹撮其尤彰著者
彙次而書之作姦臣傳以爲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
類附見云

阿合馬回紇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始命
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
阿合馬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
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世祖陞開平
府爲上都又以阿合馬同知開平府事領左右部如故
阿合馬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領已括戶三千興

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十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
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馬言太原
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
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
問僧道軍匠等戶鈞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是
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超拜阿合馬爲
中書平章政事進階榮祿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國用使
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兼領使職久之制國用使司
奏以東京歲課布疎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於彼真定
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

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
駕至都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
十一月制國用使司奏桓州峪所採銀鑛已十六萬斤
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鑛所需鬻錫以給之
悉從其請七年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又以阿
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
効自負衆咸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
績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等爭辨屢有以詘之由
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復益甚矣
丞相安童含容久之言於世祖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

院御史臺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從臣等議定奏聞
已有旨俞允今尚書省一切以聞似違前奏世祖曰汝
所言是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敢如是耶其不與卿議
非是宜如卿所言又言阿合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以
爲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請宣付如不與恐異日有辭
宜試其能否久當自見世祖然之五月尚書省奏括天
下戶口旣而御史臺言所在捕蝗百姓勞擾括戶事宜
少緩遂止初立尚書省時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
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擢用
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世祖令問

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八年三月尚書省再以閱實戶口事奏條畫詔諭天下是歲奏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仍令本路兼領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省又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右丞相安童見阿合馬擅權日甚欲抹其弊乃奏大都路總管以次多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尋又奏阿合馬張惠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

誰爲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童進曰省左司都事周祥
中木取利罪狀明白世祖曰若此者徵畢當顯黜之既
而樞密院奏以忽辛同僉樞密院事世祖不允曰彼賈
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耶十二年伯顏帥師伐宋
既渡江捷報日至世祖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
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鹽鈔法于江南及貿易藥材
事阿合馬奏樞云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
云伯顏已嘗榜諭交會不換今亟行之失信於民文謙
謂可行與否當詢伯顏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其
交會何難之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以此

問陳巖巖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今議已定當依汝言
行之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
鬻臣等以爲此事若小民爲之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
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禁諸人私相
貿易世祖曰善其行之十二年阿合馬又言比因軍興
之後減免編民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府兼
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爲莫若驗戶數多寡遠以
就近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其事應公
私鐵鼓鑄官爲局賣仍禁諸人毋私造銅器如此則民
力不屈而國用充矣乃奏立諸路轉運司以亦必烈金

札馬刺丁張暘富珪蔡德潤紇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顏
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刺沙等爲使有亦馬都丁者以負
官銀得罪而罷旣死而所負尚多中書省奏議裁處世
祖曰此財穀事其與阿合馬議之十五年正月世祖以
西京饑發粟萬石賑之又諭阿合馬宜廣貯積以備闕
乏阿合馬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
究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罪之其沮抑臺察如
此四月中書左丞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
遂命阿里等澄汰之今已顯有徵驗蔽不以聞是爲罔
上杭州地太委寄非輕阿合馬溺於私愛乃以不肖子

抹速忽充達魯花赤佩虎符此豈量才授任之道又言阿合馬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自背前言有虧公道有旨並罷黜之然終不以是爲阿合馬罪世祖嘗謂淮西宣慰使昂吉兒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爲稱職阿里海牙麥木丁等亦未可爲相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爲上所稱道如此十六年四月中書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未幾以忽辛爲中書右丞明年中書省奏阿塔海

阿里言今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等言其擾民且侵盜官錢乞罷之阿合馬奏昨有旨籍江南糧數屢移文取索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御史臺及廷臣諸老集議謂設立運司官多俸重宜諸路立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委人卽請罷之乃歸咎臣等然臣所委人有至者僅兩月計其侵用凡千一百錠以彼所管四年較之又當幾何今立提舉司未及三月而罷豈非恐彼姦弊呈露故先自言以絕迹耶宜令御史臺遣能臣同往凡有非法具以實聞世祖曰阿合馬所言是其令臺中選人以往

若已能自白方可責人阿合馬嘗奏宜立大宗正府世祖曰此事豈卿輩所宜言乃朕事也然宗正之名朕未之知汝言良是其思之阿合馬欲理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奏遣不魯合荅兒劉思愈等往檢覈之得其擅易命官八百員自分左右司官及鑄造銅印等事以聞世祖曰阿里伯等何以爲辭阿合馬曰彼謂行省昔嘗鑄印矣臣謂昔以江南未定故便宜行之今與昔時事異又擅支糧四十七萬石奏罷宣課提舉司及中書遣官理算徵鈔萬二千錠有奇二人竟以是就戮時阿合馬在位日久益

肆貪橫援引奸黨郝禎耿仁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
蒙蔽逋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
千錠猶以爲未實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爲已有內通貨
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
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爲阿合馬所害斃于獄事見長卿
傳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
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鎚自誓願擊阿
合馬首會妖僧高和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
死殺其徒以尸欺衆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合謀以戊
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

且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
午著又遣崔總管矯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
干以是夜會東宮前易莫察其僞卽令指揮使顏義領
兵俱往著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
于宮前阿合馬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數騎出關北
行十餘里遇其衆僞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馬
南入健德門夜二鼓莫敢何問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
獨僞太子者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
卽牽去以所袖銅錐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
之囚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官皆遙望莫測

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爲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挺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請囚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世祖時方駐蹕察罕腦兒聞之震怒卽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叅政阿里等馳驛至大都討爲亂者庚辰獲高和尚于高粱河辛巳孛羅等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母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

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
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其妾有
名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具存一闔
豎專掌其扇鑄訊問莫知爲何人但云詛咒時置神座
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絹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幄殿
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之爲者畫者陳其姓又有
曹震圭者嘗推算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
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勅劓四人者皮以徇

盧世榮大名人也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樞
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皆

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有桑哥者薦世榮有才術
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召見奏
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書省官與世
榮廷辨論所當爲之事右丞相和禮霍孫等守正不撓
爲強詞所勝與右丞麥朮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罷
復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
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中書省事拜降皆世榮
所薦也世榮旣驟被顯用卽日奉旨中書整治鈔法遍
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翌日同右丞相安童
奏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

宜見宜官給衣糧委各路正官提舉其事又奏懷孟竹園江湖魚課及襄淮屯田事越三日安童奏世榮所陳數事乞詔示天下世祖曰除給丐者衣食外並依所陳乃下詔云金銀係民間通行之物自立平準庫禁百姓私相買賣今後聽民間從便交易懷孟諸路竹貨係百姓栽植有司拘禁發賣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貨不流通今罷各處竹監從民貨賣收稅江湖魚課已有定例長流採捕貧民恃以爲生所在拘禁今後聽民採用軍國事務往來全資站驛馬價近增又令各戶供使臣飲食以致疲弊今後除驛馬外其餘官爲支給旣而中書省

又奏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便民食今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一百二十貫貧者多不得食議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以售庶民用給而國計亦得世祖從之世榮居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彧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彧吏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酤賣價高味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明年正月壬午世祖御香殿世榮奏臣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初未行下而

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世祖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奏古有權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錠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弊爲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券上之世祖曰便益之事當速行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今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畜臣將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鑪鼓鑄爲器鬻之以

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糶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必能使
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規運者以
致鈔法虛弊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
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
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僧人計
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僧六爲官吏
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
興等路以官錢買弊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
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爲率官取其八二與牧
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曰汝先言數事皆善固

當速行此事亦善祖宗時亦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
世榮因奏曰臣之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
實懼焉請先言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
有是理汝無防朕飲食起居間可自爲防疾足之犬狐
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姦僞者
則不愛耳汝之職分既定其無以一二人從行亦當謹
衛門戶遂諭丞相安童增其從人其爲帝所倚眷如此
又十有餘日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其所隸按察司隸
內臺又請隨行省所在立行樞密院世祖曰行院之事
前日已議由阿合馬任智自私欲其子忽辛行省兼兵

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爲宜明日奏陞六部爲二品又
奏令按察司總各路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刑名事上
御史臺錢穀由部申省世祖曰汝與老臣共議然後行
之可也二月辛酉御史臺奏中書省請罷行臺改按察
爲提刑轉運司俾兼錢穀臣等竊惟初置行臺時朝廷
老臣集議以爲有益今無所損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
轉運則糾彈之職廢請右丞相復與朝廷老臣集議得
旨如所請壬戌御史臺奏前奉旨令臣等議罷行臺及
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兼
錢穀而廷臣皆以爲不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

臺不可罷者衆議皆然世祖曰世榮以爲何如奏曰欲罷之耳世祖曰其依世榮言中書省奏立規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善賈者爲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遂從之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之門今籍錄以爲汙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不魯合散孫桓並爲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擢用者甚衆世榮旣以利自任懼怒之者衆乃以九事說世祖詔天下其一免民間包銀三年其二官吏俸免民間

帶納其三免大都地稅其四江淮民失業貧困鬻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爲收贖使爲良民其五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其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其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其八添支內外官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大抵欲以釋怨要譽而已世祖悉從之旣而又奏立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以治課程仍立條例禁諸司不得追攝管課官吏及遣人輒至辦課處沮擾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又奏大都酒課日用米千石以天下之衆比京師當居三分之一之二酒課亦當日用米二千石今各路但總計日用

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盜隱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責各官增舊課二十倍後有不如數者重其罪皆從之三月庚子世榮奏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湖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奏彼入狀中書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從之四月世榮奏曰臣伏蒙聖眷事皆委臣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纔播種或旣生苗然不令人守之爲物蹂踐則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假之以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

則亦終無成所謂夫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陛下
憐臣世祖曰朕知之矣令奏行事之日皆從之世榮居
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
左司郎中周戴與世榮稍不合坐以廢格詔旨奏而殺
之朝中凜凜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劾之大槩言其苛
劾誅求爲國歛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
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弊今愈甚始
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
錠不取於民今迫脅諸路勒令如數虛認而已始言令
民快樂今所爲無非擾民之事若不早爲更張待其自

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
玉速帖木兒以其狀聞世祖始大悟卽日遣唆都八都
兒秃刺帖木兒等還大都命安童集諸司官吏老臣儒
士及知民間事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
同赴上都壬戌御史中丞阿刺帖木兒郭佑侍御史白
秃刺帖木兒參政撒的迷失等以世榮所伏罪狀奏曰
不自丞相安童支鈔二十萬錠擅升六部爲二品劾李
壇令急遞鋪用紅青白三色囊轉行文字不與樞密院
議調三行省萬二千人置濟州委漕運使陳柔爲萬戶
管領以沙全代萬戶甯玉戍浙西吳江用阿合馬黨人

潘傑馮珪爲杭鄂二行省參政宣德爲杭州宣慰餘分
布中外者衆以鈔虛閉回易庫民間昏鈔不可行罷白
醪課立野麵木植磁器桑棗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諸牙
行調出縣官鈔八十六萬餘錠丞相安童言世榮昔奏
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錠令鈔復實諸物悉賤民
得休息數月卽有成效今已四閱月所行不符所言錢
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選法翰林學士趙孟
傳等亦以爲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
將謂別有方術可以增益國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
所言更張之機正在今日若復恣其所行爲害非細阿

刺帖木兒同天祥等與世榮對於世祖前一欵伏遣
忽都帶兒傳旨中書省命丞相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
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
處遂下世榮于獄十一月乙未世祖問忽刺出曰汝於
盧世榮有何言對曰近漢人新居中書者言世榮欵伏
罪無遺者獄已竟矣猶日養之徒費廩食有旨誅世榮
封其肉以食禽獮

桑哥膽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爲西蕃
譯史爲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後貴幸
乃諱言師事膽巴而背之至元中擢爲總制院使總制

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御史臺嘗欲以章
閩爲按察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嘗言之及盧世榮見用
亦由桑哥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者市油桑哥自請
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爲桑哥不服
至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若與僧寺及
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油萬斤與之桑哥後以所營息錢
進和禮霍孫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論
和雇和買事因語及此世祖益喜始有大任之意嘗有
旨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進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
桑哥咸與聞焉二十四年二月復置尚書省遂以桑哥

與鐵木兒爲平章政事詔告天下改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六部爲尚書六部三月更定鈔法頒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桑哥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麥朮丁卽自伏參政楊居寬微自辯以爲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旣典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參議伯降以下凡鈞考違情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忤旨各欵伏遣參政忻都奏聞世祖令丞相安童與桑哥共議且諭毋令麥朮丁等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爲辭此

輩固狡獪人也數日桑哥又奏鞫中書參政郭佑多所
逋負尸位不言以疾爲託臣謂中書之務隳惰如此汝
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之今已欵服世
祖命窮詰之佑與居寬後皆棄市人咸冤焉臺吏王良
弼嘗與人議尚書省政事又言尚書鈎校中書不遺餘
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奸利其誅籍無難桑哥聞之捕
良弼至與中書臺院札魯忽赤鞫問欵服謂此曹誹謗
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家有吳德者嘗爲江寧
縣達魯花赤求仕不遂私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
日覈正中書之弊他日復爲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耶

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遙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爲參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司拜降福建行省平章旣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言凡任省臣與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共議今奏用沙不丁烏馬兒等適丞相還大都不及通議臣恐有以前奏爲言者世祖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時江南行臺與行省並無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內臺呈省聞奏桑哥以其往復稽留誤事宜如內臺例分呈各省又言按察司文案宜從各路民官檢覈遞相糾舉且自太祖時有旨凡臨官

事者互相覺察此故事也從之十月乙酉世祖遣諭旨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翊日左丞葉李以翰林集賢諸臣所對奏之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桑哥能之宜爲右丞相制曰可遂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於是桑哥奏以平章鐵木兒代其位右丞阿剌渾撒里陞平章政事葉李遷右丞參政馬紹陞左丞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人遍笞責之今眞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荅失蠻皆勲賢舊臣之子宜取聖裁

敕罷其任明年正月以甘肅行尚書省參政鐵木哥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奏乞牙帶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忽都鐵木兒不職奏而罷之兵部尚書忽都荅兒不勤其職桑哥毆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此等不罷汝事何由得行也萬億庫有舊牌條七千餘條桑哥言歲久則腐宜析而他用賜諸王出伯銀二萬五千兩幣帛萬匹載以官驢至則併以爲賜桑哥言不若以驢載玉而回世祖甚然之其欲以小利結知如此漕運司達魯花赤怯來未嘗巡察沿河諸倉致盜詐腐敗者多桑哥議以兵部侍郎塔察兒代之自立尚書省

凡倉庫諸司無不鈎考先摘委六部官復以爲不專乃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時桑哥以理算爲事毫分縷析入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而避之十月桑哥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章要束木自首償矣外省欺盜必多乞以參政忻都戶部尚書王巨濟參議尚書省事阿散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何榮祖札魯忽赤秃忽魯泉府司卿李佑奉御吉丁監察御史戎益僉樞密院事崔彧尚書省斷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安祐監察御史伯顏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各二人特給印章與之省部官旣

去事不可廢擬選人爲代聽食元俸理算之間宜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爲衛世祖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諛佞之徒方且諷都民史吉等爲桑哥立石頌德世祖聞之曰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於是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桑哥又以總制院所統西蕃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爲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世祖問所用何人對曰臣與脫因於是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兼宣政使領功德使司事脫因同爲使世祖嘗召桑哥謂曰朕以葉李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

貴者信汝無以楮視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識之二十六年桑哥請鈎考甘肅行尚書省及益都淄萊淘金總管府僉省趙仁榮總管明理等皆以罪罷世祖幸上都桑哥言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桑哥又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監察御史卽省部稽照書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視之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筭監察御史四人是後監察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而

去監察御史遍閱之而臺綱廢矣參政忻都既去尋召
赴闕以戶部尚書王巨濟專任理算江淮省左丞相忙
兀帶總之閏十月桑哥輔政碑成樹于省前樓覆其上
而舟艫之桑哥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
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鈎考天下財穀
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歛及百姓臣恐自今難用
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憂之臣
愚以爲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爲一錠茶
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爲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
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

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如所議行之桑哥旣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而其宣勅尚由中書桑哥以爲言世祖乃命自今宣勅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世祖畋於鄴北也里審班及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奏桑哥專權黷貨時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覲於行殿世祖以問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卽誣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遽起召亂在旦

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留守賀伯顏亦嘗爲世祖諭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世祖始決意誅之三月世祖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辯論往復數四桑哥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辯論尚書省執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三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速古兒赤闍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

防欺弊也若輩爲宰相乃拆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爲
奸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桑哥爲惡始終四
年其奸贓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
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
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
當斥罷新者存之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
乃伏誅平章要朮木者桑哥之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
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要朮木召至其家受賀畢方
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至是中書
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卽其省戮之

鐵木迭兒者木兒火赤之子也嘗逮事世祖成宗大德
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卽位爲宣徽使至
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
二載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
得貸罪還職明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在東宮以丞相三
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爲中書平章政
事銳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鐵木
迭兒爲中書右丞相踰月仁宗卽位因遂相之及幸上
都命鐵木迭兒留守大都平章完澤等奏故事丞相留
治京師者出入得張蓋今右丞相鐵木迭兒大都居守

時方盛暑請得張蓋如故事許之是年冬制贈鐵木迭兒曾祖峻海翊運宣力保大功臣太尉諡武烈祖不憐吉帶推誠保德定遠功臣太尉諡忠武父木兒火赤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師諡忠貞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歸德王皇慶元年三月鐵木迭兒奏臣誤蒙聖恩擢任中書年衰且病雖未能深達政體思竭忠力以圖報効事有創行敢不自勉前省弊政方與更新欽惟列聖相承混一區宇日有萬幾若非整飭恐致解弛繼今朝夕視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當論決再不俊者黜勿敘其有託故僥倖他職者亦不敘仁宗是其

言既而以病去職延祐改元丞相哈散奏臣非世勲族
姓幸逢陛下爲宰相如丞相鐵木迭兒練達政體且嘗
監修國史乞授其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國重事悉令
議之仁宗曰然卿其啓諸皇太后與之印大事必使預
聞遂拜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錄軍國重事居數月
復拜中書右丞相合散爲左丞相鐵木迭兒奏蒙陛下
憐臣復擢爲首相依阿不言誠負聖眷比聞內侍隔越
奏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敕諸司自今中書政
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
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

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
又經用不給苟不預爲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
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
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
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
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
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
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
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仁宗皆從之尋遣使
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爲甚致贛民蔡

五九作亂寧都南方騷動遠近驚懼乃罷其事明年鐵木迭兒奏天下庶務雖統於中書而舊制省臣亦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卜海牙參政趙世延等領之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張驢右丞蕭拜住參政曹從革等領之得旨如所請七月詔諭中外命右丞相鐵木迭兒總宣政院事十月進位太師十一月太宗正府奏累朝舊制凡議重刑必決於蒙古大臣今宜聽於太師右丞相從之鐵木迭兒既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爲中書右丞尋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楊朵兒

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持正不可撓而朶兒只已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徵乃與拜住及伯顏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孺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答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氈毳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

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旣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八里吉思爲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畧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庶使後之爲臣者知所警戒奏旣上仁宗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典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乃僅罷其相位而已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又起爲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

駭參政趙世延爲御史中丞率諸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內外御史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明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四日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入中書爲右丞相又逾月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與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院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卽起入奏遽稱旨執二人棄市是日白晝晦冥都人恟懼英宗將行卽位禮鐵木迭兒恒病足中書省啓祖宗以來皇帝登極中書率百官稱賀班首惟上所命英宗曰其以鐵木迭兒

爲之旣卽位鐵木迭兒卽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
徵理在京倉庫所貯糧虧七十八萬石責償於倉官及
監臨出內者所貢幣帛紕繆者責償於本處官吏之董
其事者仍立程嚴督違者杖之五月英宗在上都鐵木
迭兒嫉留守賀伯顏素不附已乃奏其以便服迎詔爲
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都民爲之流涕趙世延時爲
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怒其昔嘗論已方入相
時卽從東宮啓英宗遣人逮捕之世延未至鐵木迭兒
使諷世延陷以美官令告引同時異已者世延不肯從
至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窮治請寘極刑英宗曰彼

罪在赦前所宜釋免鐵木迭兒對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焉用問後數日又奏世延當處死罪又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鍊欲使自裁世延終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死鐵木迭兒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英宗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拜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疎外以疾死于家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追奪其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贓敗不

敘鎖南嘗爲治書侍御史其後鐵失弑英宗鎖南以逆黨伏誅

哈麻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禿魯母爲寧宗乳母禿魯以故封冀國公加太尉階金紫光祿大夫哈麻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帝所褻幸累遷官爲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士帝每卽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卽嚙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由是哈麻聲勢日盛自

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尋以謀害脫脫出貶南安召入爲
禮部尚書俄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脫脫爲丞相其
弟也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哈麻日趨附其兄弟之門
會脫脫去相位而別兒怯不花爲丞相與脫脫有舊怨
頗欲中傷之哈麻每於帝前力營護之以故得免初別
兒怯不花與太平韓嘉納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
情好甚密及別兒怯不花旣罷九年太平爲左丞相韓
嘉納爲御史大夫乃謀黜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
列其罪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
大者則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

寧徽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
大寧徽寺者掌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
母也哈麻知御史有所言先已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
太平韓嘉納所摭拾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
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職居
之草地而幹勒海壽爲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爲
翰林學士承旨韓嘉納罷爲宣政使尋出爲江浙行省
平章政事有頃脫忽思皇后泣訴帝謂御史所劾哈麻
事爲侵已帝益怒乃詔奪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已
而脫脫復爲丞相也先帖木兒復爲納史大夫而謫太

平居陝西而加韓嘉納以賊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別兒
怯不花旣罷猶出居般陽而禿滿迭兒自中書右丞出
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殺之已而哈麻復見
召用而脫脫兄弟尤德之十二年八月哈麻拜中書添
設右丞明年正月正除右丞時脫脫方信任汝中栢由
郎中爲參議中書自平章政事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
而已獨哈麻性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中栢因譖哈麻
於脫脫八月出哈麻爲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麻由
是深銜脫脫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
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

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
荅刺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禿魯帖木
兒性姦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蕃僧伽璘真於帝
其僧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
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
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
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蕃僧爲大元國師
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
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
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

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卽兀該華
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
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
日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十
四年秋脫脫領大軍討高郵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爲
平章政事脫脫之出師也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俾
輔也先帖木兒汝中栢累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爲
後患而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知之恐終不自保因訴
於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旣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
者脫脫兄弟之意也皇后旣頗信之哈麻復與汪家奴

之子桑哥實里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諧諸皇太子會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卽承望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惡章凡三上而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而遂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爲御史大夫尋降詔數脫脫老師費財之罪卽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旣而脫脫也先帖木兒皆就貶逐以死並籍其家貲人口而以所籍也先帖木兒者賜哈麻十五年四月雪雪由知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麻遂拜中書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明年二月哈麻旣爲相自

以前所進蕃僧爲耻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
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
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於
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
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
兒恐皇太子爲帝則已必先見誅卽以聞于帝然不敢
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
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耶帝卽與秃魯帖木兒謀
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秃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
遣使傳旨哈麻與雪雪母早入朝其家居聽旨御史大

夫搆思監因劾奏哈麻與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二人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皇帝實同乳可姑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失里復糾劾哈麻雪雪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城受詔遂詔哈麻於惠州安置雪雪於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哈麻既死仍籍其家財也先帖木兒所封之庫藏其封識固未嘗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而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譖害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搆思監

糊思監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早歲性寬厚簡言語皆以遠大之器期之泰定初襲長宿衛爲必闈赤怯薛官至順二年除內八府宰相元統初出爲福建宣慰使都元帥居三年通達政治威惠甚著後至元三年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國用所倚海運爲重是歲糊思監被命督其役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六年擢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江浙行省右丞福建鹽法久壞詔糊思監往究其私鬻盜鬻及出納之弊至則悉廉得其利病爲罷行之至正元年改山東肅政廉訪使尋召拜中政使明年

正月除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三月復爲中政使八月調
太府卿四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尋陞右丞六年遷御史
中丞遂除翰林學士承旨俄復爲中丞又由資政使遷
宣徽使九年除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宗王國人咸
稱其明果尋復入中書爲右丞十年正月陞平章政事
階光祿大夫十一年十一月拜御史大夫進銀青榮祿
大夫十二年四月復爲中書平章從丞相脫脫平徐州
有功十三年復拜御史大夫尋又爲中書平章十四年
九月奉命率師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
十五年遷陝西行省平章復召還拜知樞密院事俄復

拜中書平章兼大司農分司提調大都留守司及屯出
事一日入侍帝見其面有箭瘢深歎閱焉進爲首平章
十六年復遷御史大夫四月遂拜中書左丞相明年三
月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詔封其曾祖孛魯海爲雲
王祖也先不花爲瀛王父亦憐眞爲冀王是時天下多
故日已甚外則軍旅煩興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用
度不給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於是搠思監居相
位久無所匡救而又公受賄賂貪聲著聞物議喧然是
年冬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奏搠思監任用私人朶列
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僞鈔事將敗令朶列自殺

以滅口搆思監乃請謝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而御史荅里麻失里王彛言不已帝終不聽也會遼陽賊勢張甚明年遂起爲遼陽行省左丞相未行二十年三月復拜中書右丞相仍降詔諭天下時帝益厭政而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乘間用事爲姦利搆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兒各擁強兵于外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搆思監與朴不花黨於廓擴帖木兒而誣孛羅帖木兒以非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廓擴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宗王不顏帖木兒秃堅帖木兒

等皆稱兵與孛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爲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相分任乃職視同心膂凡厥庶政悉以委之豈期搆思監朴不花夤緣爲姦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內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讐誣搆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兵往討孛羅帖木兒已嘗陳詞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不顏帖木兒等仰畏明威遠來控訴以表其情朕爲惻然典念而搆思監朴不花猶飾虛詞簧惑朕聽其以搆思監屏諸嶺北朴不花竄之甘肅以快衆憤孛羅帖木

兒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搠思監朴不
花仍留京師四月孛羅帖木兒乃遣禿堅鐵木兒稱兵
犯闕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畀之
遂皆爲孛羅鐵木兒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復奏言搠思
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還鬻獄
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
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曩者姦
臣阿合馬之死剖棺戮尸搠思監之罪覩阿合馬爲百
過今其雖死必剖棺戮尸爲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猶
不已遂復沒其家產而竄其子宣徽使觀音奴於遠方

怯烈氏四世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撾
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事顧
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不可爲
論者謂元之亡撾思監之罪居多云

元史卷二百五

元史卷二百五考證

阿合馬傳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

臣宗萬

按八月世祖紀作十一月

元史卷二百五考證

元史卷二百六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九十三

叛臣

李瓊小字松壽濰州人李全子也或曰瓊本衢州徐氏子父嘗爲揚州司理叅軍全蓋養之爲子云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歸附太師國王孛魯承制拜全山東淮南楚州行省而以其兄福爲副元帥太宗三年全攻宋揚州敗死瓊遂襲爲益都行省仍得專制其地朝廷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七年又調其兵赴行在

瓊親詣帝言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軍非便帝然之命瓊歸取漣海數州瓊遂發兵攻拔漣水相連四城大張尅捷之功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加瓊江淮大都督瓊言近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漣水且諜見許浦射陽湖舟艦相望勢欲出膠西向益都請繕城塹以備詔出金符十銀符五授瓊以賞將士有功者且賜銀三百錠降詔獎諭蒙古漢軍之在邊者咸聽節制瓊復揚言宋呂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來攻漣水且規築堡以臨我及得賈似道呂文德書辭甚悖傲知朝廷近有內顧之憂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

書之辱執政得奏諭以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當固封
圍且南人用間其詐非一彼既不至母或妄動壇乃上
言臣所領益都土曠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載將士未嘗
釋甲轉輓未嘗息肩民力凋耗莫甚斯時以一路之兵
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旣克漣海
二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
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并力而
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遵海以北擣膠萊之虛然
後帥步騎直指沂莒滕嶧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
而不爲備哉臣昨追敵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

以執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
攻荆山取壽泗以亳宿徐邳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
則兩淮可定兩淮既定則選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寬民
力將無施不可此上策也因上將校馮泰等功第狀詔
以益都官銀分賞之二年正月壇言于行中書省以宋
人聚兵糧數十萬列艦萬三千艘于許浦以侵內郡而
宣撫司轉輸不繼恐一日水陸道絕緩急莫報請選精
騎倍道來援表裏協攻乘機深入江淮可圖也既而來
獻漣水捷詔復獎諭仍給金符十七銀符二十九增賜
將士庚寅壇輒發兵修益都城塹且報宋人來攻漣水

詔遣阿木哈刺拔都愛仙不花等悉兵赴之仍諭度宜益兵赴調璫遂請節制諸道所集兵馬且請給兵器中書議與矢三萬詔給矢十萬三年四月又以宋賈似道誘總管張元張進等書來上蓋璫專制山東者三十餘年其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爲完繕益兵計其謀亦深矣初以其子彥簡質于朝而僭爲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子營至是彥簡遂用私驛逃歸璫遂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殲蒙古戍兵引麾下吳舟艦還攻益都甲午入之發府庫以犒其黨遂寇蒲臺民間璫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竄山谷由是自

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聲癸卯帝聞瓊反遂下詔
暴其罪甲辰命諸軍討瓊己酉以瓊故戮中書平章王
文統壬子瓊盜據濟南癸酉命史樞阿木帥師赴濟南
瓊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
級瓊退保濟南五月庚申築環城圍之甲戌圍合瓊自
是不得復出猶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
心且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
令以人爲食至是人情潰散瓊不能制各什伯相結縋
城以出瓊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
水中水淺不得死爲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

丞相史天澤言宜卽誅之以安人心遂與蒙古軍官囊家并誅焉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也少時讀權謀書好以言撼人遍干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璫璫與語大喜卽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亦以女妻璫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決歲上邊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祖在潛藩訪問才智之士素聞其名及卽位厲精求治有以文統爲薦者亟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內外百官之政首擢文統爲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建元爲中統詔諭天下立

元史卷二百六 列傳 四
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
常額交鈔無致阻滯尋詔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
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是年冬初行中統交鈔自
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並聽
收受明年二月世祖在開平召行中書省事禡禡與文
統親率各路宣撫使俱赴闕世祖自去秋親征叛王阿
里不哥于北方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一委文統
等裁處及振旅還宮未知其可否何若且以往者急於
用兵事多不暇講究所當振其紀綱者宜在今日故召
文統等至責以成效用游顯鄭鼎趙良弼董文炳等爲

各路宣撫司復以所議條格詔諭各路俾遵行之未幾
又詔諭宣撫司并達魯花赤管民官課稅所官申嚴私
鹽酒醋麩貨等禁文統爲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謙
爲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講論建明輒相
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行大
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竇默許衡皆世祖所敬
信者文統諷世祖授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
爲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於左右
也默嘗與王鶚及樞衡俱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
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

爲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懌而罷鶚嘗請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監修遼史文統監修金史世祖曰監修階銜俟修史時定之又明年二月李璫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先是其子彥簡由京師逃歸璫遣人白之中書及反書聞人多言文統嘗遣子堯與璫通音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璫爲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對曰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世祖命讀之其間有曰螻蟻之命苟能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於朕耶會璫遣人持文統三書自洛水至以書

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世祖曰甲子
之期云何文統對曰李壇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卽
發臣欲告陛下縛壇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
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爲是言姑遲其反期耳世祖
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負而爲
此文統猶枝辭傍說終不自言臣罪當死乃命左右斤
去始出就縛猶召竇默姚樞王鶚僧子聰及張柔等至
示以前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無
將將而必誅柔獨疾聲大言曰宜剛世祖又曰汝同辭
言之諸臣皆曰當死世祖曰渠亦自服朕前矣文統乃

伏誅子蕘并就戮詔諭天下曰人臣無將垂千古之彝
訓國制有定懷二心者必誅何期輔弼之僚迺蓄姦邪
之志平章政事王文統起由下列擢寘台司倚付不爲
不深待遇不爲不厚庶收成效以底丕平焉知李璫之
同謀潛使子蕘之通耗邇者獲親書之數幅審其有反
狀者累年宜加肆市之誅以著滔天之惡已於今月二
十三日將反臣王文統并其子蕘正典刑訖於戲負國
恩而謀大逆死有餘辜處相位而被極刑時或未喻咨
爾有衆體予至懷然文統雖以反誅而元之立國其規
模法度世謂出於文統之功爲多云

阿魯輝帖木兒滅里大王之裔也初太宗生七子而滅里位第七世祖既定天下乃大封宗親爲王滅里其一也滅里生脫忽脫忽生俺都刺俺都刺生禿滿至大元年始封陽翟王賜金印螭紐俾鎮北藩禿滿傳曲春曲春傳太平太平傳帖木兒赤而阿魯輝帖木兒襲其封會兵起汝潁天下皆震動帝屢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已不可爲乃乘間擁衆數萬屯于木兒古兀徹之地而脅宗王以叛且遣使來言於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大半盍以國璽授我我當自爲之帝聞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

爲之於是降詔開諭俾其悔罪阿魯輝帖木兒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等擊之行至稱海起哈刺赤萬人爲軍其人素不習爲兵而一旦驅之使戰旣陣兵猶未接皆脫其號衣奔阿魯輝帖木兒軍中禿堅帖木兒軍遂敗績單騎還上都二十一年更命少保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十萬擊之且俾阿魯輝帖木兒之弟忽都帖木兒從征軍中遂大敗其衆阿魯輝帖木兒遂謀東遁其部將脫驪知其勢窮乃與宗王囊加玉樞虎兒吐華擒阿魯輝帖木兒送闕下帝命誅之於是加老章太傅脫驪知遼陽行樞密院事仍以忽都帖木兒襲

封陽翟王而宗王囊加等悉議加封尋又詔加封老章
和寧王以嶺北行省丞相知行樞密院事俾鎮北藩云

元史卷二百六